



玉介園存稿卷之十四

永嘉王叔杲陽德著

尺牘

與舒繼峯尚書

江陵當時慘刻之政近聞俱已漸更獨強盜決
不待時之令猶未報罷當時初建此令以爲峻
法嚴刑便可使海內無盜不知此等或迫饑寒
或性貪狠惟冀倖免罔顧死生使情真罪當卽
典刑亦奚足恤但捕役貪功希賞又欲自免責



罰其間不免妄攀文致逮及無辜及至到官劇盜利口慣刑死不承認無辜愚民一當拶夾便爾誣服問官仁恕哀矜猶能曲求生路間遇苛暴遂成供招牢不可解若久淹禁獄再遇仁明尚得審豁今直指使者亟欲疏聞駢首就戮其間寃死頗多杲昔叨任吳中時每遇審盜輒皇皇不自安蓋過寬則不得其情過嚴則不免枉濫每同使者監決不禁其聲寃號枉便欲力爲申說已不可及我國家行刑之期定在冬至

前半月一陽生後卽不再行誠體天心慎重民命今不分春夏殊非國典伏聞今上好生其仁如天老文素懷仁厚今任司寇此首當將順願留心酌議調停之或謂治盜法不可縱然自新令行後各處盜賊愈熾越獄劫牢者徃徃而是此其明効可覩矣欲令海內盜息民安要自有本決非嚴刑所能箝制也江陵當柄之日多善政實未嘗僭竊踰法身後受禍之慘誠亦濫殺之報耳野人巖居無事偶爾思及有此饒舌

亦以非老丈不可語此也幸勿以狂誕爲罪

與滕少崧中丞

頃聞台旌東巡滿擬獲侍台嚴不謂復返旆而西天災流行饑饉荐至老公祖憂勞可想見竊有敝鄴之事繕一上陳甌郡僻在海角叢爾一區屢徼天幸歲收頗豐民間稍有貯積又四邑距海阻山無他轉徙故十餘年間穀賤至一兩七八石而平陽爲最前歲漳泉告饑平陽之粟半輸於閩價已漸踴歲底明海以巨舶興販者

絡繹而去穀價遂踴至倍蓰間井間慣食賤米驟見價騰輒環起訴於有司衛守不得不嚴海販之禁亦以敝郡原非通都懼將來無所仰濟耳然而奸民罔利間道四出卽嚴禁竟莫能遏寧紹兩郡之民猶半仰給於敝境三四月間霪雨浹旬秧爛麥腐斗米亦至一錢適市餉之官至郡市民一時倉皇遂嘩然而起此殆甌之故習在昔乙巳曾以荒民聚闕前守不能善處遂成大變昨非衛守拊循善戢幾爲乙巳之慘矣

五介園存稿卷之十四
故承捧臺檄不能遽於奉將其意在安民弭亂
非敢故爾抗違也竊聞遠道播傳類多失實而
委官又多文致老公祖一時不免駭聞竊冀按
節當一面白不謂無緣披對而此間又多有訛
傳者不佞固知爲必無之事昨恭覩 聖諭禁
亂民罪遏糴此誠救荒首務或疑敝郡似若坐
之竊謂 聖天子以宇內爲家撫臺則全浙一
視若守土之官各有父母斯民之責豈能坐視
其赤子待哺而不預爲之所哉大小彼此之間

亦理勢之不容一律者在老公祖當有以俯量
矣乃若衛守治郡七年於茲其循良之政更僕
未易悉數蓋杲自有知己來目所未覩者敝
郡凋瘁之餘年來藉其休養境內晏然故每使
節駐臨小民輒遮道乞留非守之于譽於民非
民之求媚於守亦自其懇切至情不容自己者
耳前臺旣已俯徇民情今六年之滿在邇卽不
得復留敝郡脫不得異數而去將來爲良吏者
懼矣杲又嘗謂衛守治郡善政乃其餘事若其

品格絕俗誠當於古人中求之自奉如在寒素
退然若不勝衣而遇事則果毅直任於功名利
祿之際恬然無所介於衷常自謂得則行不得
則去臺下倘俯念海邦於其滿考報期曲爲維
護以爲循良之勸庶國是人心兩無所失否則
衛守固有以自信而敝郡之民不免有缺然矣
杲忝年末受愛最深不敢不竭誠以告非敢爲
甌民衛守游說也

與傅仁泉中丞

杲啟天災流行東南連歲告歉上厓台慮竊聞
人言咸指敝郡爲樂土若以爲無盡藏者杲不
敢不一上陳敝郡蕞爾一區僻在海角土地所
產僅足自給稍遇歉歲則絕無所仰濟前此數
歲屢徼天幸稔收農家稍有餘積比年閩浙阻
饑從海上轉徙一空昨春米價驟騰衛守稍一
遏之遂忤上旨然閭里實賴以全活今年夏
秋苦旱沿江及溪鄉田禾盡槁獨河鄉土沃水
深幸一雨露霈秋禾被野見者遂以爲大稔顧

所入能幾何哉又郡屬五邑素仰給於平陽而平陽今歲所收更薄以通郡計之不及每歲之半目今米價已倍常歲農家積貯罄盡而告糶者紛至若悉縱之數月之後甌民且枵腹矣守土者不得不過爲將來慮也且 聖明普賑之恩海徼編氓已不敢復覲而外方來就食者日闐里巷固皆浙之赤子也卽永嘉一邑爲一郡推首爲里不滿三百計田不滿百萬又非全稔之年數十萬生齒聚而食之懼不能自給乃欲其應全浙之需是猶百川旣竭而欲決溝渠之水以潤之徒令其坐困耳願臺下同仁一視勿以傳聞之言爲可信俾丘壑遺黎得與斯民合哺以歌德化不任引領願望之至

與衛淇竹郡伯

不佞杲獲侍門下受知最深奉違迄今區區係戀之私莫可云喻所恃以自慰者有國人與當路之公論在也甌自 國朝二百餘年以來所稱循良郡長前有廣昌何公乃今有門下廣昌

超晉卿貳旋陟尊顯而門下竟解郡綬飄然西
歸柄銓者亦遂聽之不獨甌人土懋懋未平而
海內搢紳凡有臭味者靡不扼腕憤歎門下去
甌忽復二載此中人士自閭井以至窮村口頌
而瞻祝想慕而謳歌者靡日能少置也昨歲按
君臨郡郡之老稚遮道控陳杲衰朽雖無能效
一辭竊從史按君於報 命一疏以勸來者門
下固等此爲塵芥而世道論議之公則藉此少
伸也比鄉人自蜀來郡之人羣詢起居知門下

布袍策蹇課耕隴上尊酒行游翛然物外此杲
於紀載中間一見之未敢信爲必有乃今日覩
於門下矣卽當時廣昌雖躋崇顯及當津要功
名稍損於治郡若門下鳳翔鴻舉一切浮華世
態無復嬰情此其品格又高絕萬萬矣甌蜀阻
絕問訊無繇茲幸雲翁公祖借節敝邦昔人謂
思其人不得見得見其鄉人而喜矧雲翁爲門
下內親而德輝溫度恍如挹門下風範矣此又
甌人所私慰也雲翁按節甫兩月又以捧 箋

北去取道西旋瀕行杲適抱病卒卒占附不悉
所言旦夕且圖貌袞咏棠志之金石俟稍竣事
尚當以謠語呈也

與楊本菴年兄

承以題覆大疏寄示仰見老丈苦心至以理財
之術下詢迂老是何異借聽於聾也然老馬識
途吳中之事則弟所熟覩矣蓋三吳蕞爾之區
每歲供輸居海內之半不過力田所入耳小民
終歲勤動所入幾何歲常稔以其半輸業主業

主以其半輸公家其餘僅足以資食用歲稍歉
則公私俱困矣故吳中之田雖極腴而其值極
賤民家皆不欲置田惟是佃種懼賠贖之爲累
也宦家富室雖田聯阡陌遇歉歲有司且令寬
租恤民業主家無以自贍又將何以輸公稅哉
自萬曆十五六七年連遭水荒顆粒無收饑餓
死者相枕席至今白骨遍原野頃年雖稍收而
瘡痍尚未盡起責完一年之稅猶懼莫能供而
欲帶徵六年卽箠肌剥髓恐終莫能辦也江南

財賦根本之區在今日惟當加意優養語曰大弦急者小弦絕上旣嚴其科條下益繁其刑獄有司不能安其位間井莫能安其生惟有轉徙而棄南畝將盡變爲汙萊矣國稅又何所取給哉此誠不可不深長慮也昔弟治兵吳中楊完愚兄任糧儲道時亦奉 旨帶徵隆慶四年至萬曆六年共八年舊欠糧道奉撫院催督按行各郡邑郡邑長吏不禁督責小民日斃杖下者無算弟嘗爲之感額時殷石汀自留都召拜大

司農過吳以錢糧事下詢弟備白帶徵徒以困窮民終無能補國課不若請於政府特疏請蠲則新稅可以悉完而公之隆恩渥澤海內莫不霑被殷抵京以此意達江陵公公極是其說且令不必具疏我明日達 主上請降聖諭俾恩意出於 朝廷後數日 聖諭果下帶徵舊欠悉蠲海內至今頌德此計部案卷可覆查也老丈負海內碩望豈讓殷石老獨擅美於前哉但今 主上留心民瘼未必似曩時而 國家財

用之詘未有如今日誠亦更無善處之術竊意各省京解料物盡屬虛應半入包攬私囊半入交納打點莫若悉解折色行令所司將耗費水脚盡數科算解部當亦不下數十萬又聞每年輸邊年例二百餘萬金九邊既無可用之兵俱屬各鎮乾沒以致軍心離叛獨不可設法清查稍議減省乎若更有意外之需惟有請發內帑以濟一時之急徒恃苛法追徵竊恐民心一離土崩瓦解勢所必致誠不能不爲 朝廷懷隱憂耳巖壑迂腐之說偶因下詢輒効狂瞽不自知其不可也

又

歲底敝衛運官歸承佳織厚幣遠寄既荷推情又辱腆賜拜領惟有慚悚入 覲官去數有瑣瀆知必蒙垂念感謝非言能既弟二十年林居藉丈洪庇自謂可優游待盡不意昨將歲除祝融爲祟延燬室廬先世儲積一空身外長物等之士苴奚復有所恡惜第敝廬先人手構圖籍

先世所遺悉付煨燼懼無以見先人於地下不
得不勉自營構近已移居小園悉付兒輩經理
弟惟扁舟藜杖隨處游適以了餘生丈勿爲我
過慮也中陽丈晉掌司空不識已赴部否同門
盛事老丈兩人占斷不可謂無夙緣遙憶並輿
趨朝自昔年衝泥策馬竚立門前其光景何如
能不追念海濱遺老耶

又

昨歲屢辱緘翰佳惠曾兩附便荅謝春寒異常
雨雪載途恐猶未能卽達也頃於邸報中見首
推冢宰 聖意注屬輿論咸歸又聞孫少宰被
科疏醜詆似難復留銓衡勢不容久虛計旦夕
新命下矣第 王上深居朝政多缺時事可憂
未有如今日者老丈世臣義難求去轉移感悟
固有積誠然亦必須機權默運昔人所謂識時
務在俊傑 朝中諸老孰有如吾老丈者竊意
拜命後固當力辭辭之不可當疏請 王上留
心朝政親覽章奏加意人才一切推陞除授盡

復舊規以疏壅滯以免曠鰥臺諫請如數悉補
以備任使以廣耳目必得 俞旨方可任事記
所謂事君先資其言拜而獻其身以成其信老
丈平生所學正宜用之今日以光先襄毅宏業
以慰海內輿望否則奉身而退亦可無愧平生
矣昔人謂惟公可以受此言惟杲可以此言進
昔伯翁柄銓與閣臣不協弟力勸求去及召拜
大司馬弟又勸力辭老伯翁皆嘉納今八十巖
居而又以迂說進老丈世講道義之愛誠亦所
希觀矣老丈以爲何如

與焦漪園太史

曩者徼華蓋之靈僭乞園記門下寔以荒園嘗
辱玉趾冀得名世之作以托不朽鄉人北來遠
承緘翰捧誦鴻撰詳核閱深不啻覩彝鼎而聆
韶護也千載而下藉令子晉右軍亦被光寵豈
特鼓吹荒園蔭映林壑已耶竊念門下直儼禁
林內典密勿絲綸之重外抽金匱石室之秘一
代盛事真若有待且知揆藻濡毫日無寧晷猶

然垂念東海畸人豈散木朽株有當門下哉故
知碧山學士盱衡間不乏翠微白雲耳自徃古
名園勝地至今考其遺跡猶豔人耳目者詎非
以名賢遺言耶他日不佞一丘一壑皆藉門下
以傳亦大愉快敢不九頓拜謝臘月二十六夜
不佞家有回祿之變先世所藏墨蹟及海內交
知名翰盡付煨燼門下大篇幸書郵後期旬日
不共百六之厄不有天幸哉

吳沈觀頤中丞

不佞曩濫藉朝紳與秣陵朱海峯貴鄉許敬菴
同出潯翁董師之門二兄每推賢海內鴻碩必
首門下顧無緣獲遂傾蓋後敝鄉康山人裕卿
從門下游則又數稱門下折節憐才高風雅韻
宇內無兩時不佞謬持吳節屢欲一通尺素未
遑也旣投老歸海上聞明公亦養高茗雪間竊
謂天之篤生賢豪將爲 國家肩鉅任重豈容
以引遜爲高已而剡竹交騰明公翻然爲蒼赤
勉起頃又聞代敬菴兄開府八閩不佞爲之喜

不成寐蓋八閩喉舌廣浙襟帶島夷二翁後先
相禪德威並宣遠邇懷懾無論甌浙免震鄰之
虞 主上永無南顧之憂矣哀朽得以穩臥林
丘皆餘庥之庇及也

與屠赤水禮部

昨秋諸孫輩入試獲登龍門過承款遇歸道明
公極屬意永嘉山水便欲命駕不佞老且眊矣
懼莫能追陪然日命園丁汛掃以俟茲奉使翰
知復理吳棹重辱大篇佳詠無須玉趾照臨

已神游其間矣不佞所治兩園自壯歲迄今五
十餘年絕無他奇勝惟是林木蔽虧溪山掩映
玉介傍城闈如在深林陽湖在山中不覺岑寂
獨此差省人心目好事者遂開傳之不佞廿年
坐臥其間自謂可優游待盡顧涼德薄祚取於
造物者過侈昨歲杪祝融爲祟盡燬其室廬身
外長物等之士苴惟是敝廬先人手構不敢久
墟時下勉圖營構殊非暮年人所堪近已移家
園中情景頓減來教所謂孽結烟霞陰弄風月

殆無復此興矣所索丁東美人蕉方竹小園中
甚繁任使持去惟滇茶乏小本此種原移自貴
府明公何遠有所慕也

與郝楚望給諫

自前歲奉違輝範燕北漢南屢覓便翮聊寄情
素不謂半付浮沉明公得無以迂老簡闊遽至
是耶使來承手翰重以太史公大篇華軸衡宇
增輝宗祊共慶不啻獲拱壁矣明公之用情於
愚少少何其至耶恭聞華構已完輪奐冠絕貴

邑劉公旣陟清華復得予告乘間治第聞去太
史公宅僅咫尺邃閣幽齋朝夕過從誠爲快足
不識一念及甌中故人否也不佞遭變後自分
爲造物者所厭棄不意復爾苟延幸眠食粗安
情興不減蓋素識盈虛一切畧不嬰懷惟是先
人敝廬恐不能營構是懼昨夏市材於閩海上
乘風數日卽達一時羣工畢集今春遂得落成
視舊較勝此外更不復有缺望矣陽湖玉介景
物增加第以不得復迂高軒每一登覽輒用惆

悵邇來時事可駭臺省一空 當宁需賢極切
明公計便當晉陟恐不及俟期滿也朝陽之鳴
野人敬洗耳以聽

與魏見泉中丞

昨夏聞李于田出鎮遼左時當兵疲戰衄之後
又傳東夷方逞深慮其難支旣以白門下復移
書本兵相知不意其一時鼓衆出奇遂成大捷
轉弱爲強 主上加悅寵錫隆重誠亦邇來所
罕觀也敝同年李次溪遺書謂不佞謂知子弟

莫如師果若是乎于田弱冠負奇質不佞于諸
生中最屬意者後旣聯登柄文兩省文藻翩翩
不謂其復閒將畧豪傑之士緯武經文別三日
便當刮目況十年哉愚闇誠過計矣憶當時元
城諸友多蔚然負時望公與于田爲 朝廷獨
當一面亦可謂收得士之効矣第仲季二公皆
不獲竟其業念之不能不憎愴耳貴郡自來位
通顯未有若今日之盛者未必非修改學宮之
力也若長垣學後之玉帶街當時已面屬于田

矣二公皆當今作者暇時幸一記之俾不佞亦
與有末光矣何如前所寄仲子稿嘗置案頭亦
作煨燼便中幸再檢寄于田相去更遠無由相
聞貴鎮倘有便幸爲我一寄聲

又

憶在元城同游諸友無類百數而於賢伯仲最
屬意故一別二十餘年猶戀戀不能置去仲季
淪謝實傷我心幸門下益篤舊誼藉以少慰耳
代北越南隔越五千餘里魚鴈鮮覓茲喜晉中
估客得以相聞門下榮推及請告疏間於邸報
中見之至尊庭休戚欲訊無繇茲承詳示知太
翁壽康蘭玉挺秀殊慰遠懷第季公旣嗇其壽
而又奪其後何天道之無知也門下篤於友于
擇賢郎嗣之異日昌大固無論彼此也不佞昨
歲遭變悉已置度外惟爾不能守先人敝廬惴
惴是懼昨夏於閩中得美材海上乘風數日卽
達一時羣工畢集分投料理僅數月遂已苟完
視舊較勝春間賤生卽於此中宴客凡兩月而

罷幸精力猶足以濟之鄙衷亦頗自愉快門下
聞之當爲我一解頤也生僅一子兩孫小兒已
入貲爲郎數年矣長孫二十濫名庠序昨冬已
納婦次孫十四質亦可教而懶惰未振亦不敢
有過望也承訊及之所示諸稿已畧展誦尚未
暇卒業緣晉客久到敝省而省中至甌又千餘
里一時乏便轉寄是月初旬方至至卽亟索報
書僅草草裁復未能罄所欲言

與李霖寰中丞

曩歲泓陽撫臺按敝浙遠辱翰儀極感夙誼附
裁一緘托其使上謝不識曾達台記否甲午秋
聞節鉞出鎮遼左時當北虜驕逞東夷生心吾
兵奔波之後鄙人實切虞之曾移書讓本兵諸
老謂不當以經生遽嘗艱鉅已而聞門下鼓衆
出奇收異常之捷 聖心加悅殊錫駢蕃誠邇
來所希覲則又不任慶慰李次溪司馬報書謂
不佞昧刮目之明乏知人之鑑然不知不佞於
莆中治學宮時業已腰玉期之矣元城諸賢門

下與魏君爲 朝廷獨當一面而陳李諸英彥
濟濟相望皆表著一時誠可謂收得士之効矣
念之每切自喜不佞謝歸二十年園林泉石頗
自快足前歲不幸遭回祿室廬一空身外長物
已等之土苴惟是圖籍遺稿一無所存不能不
戚戚於衷耳近已勉治舊第僅足蔽風雨顧八
表之年殊不能堪此勞費所幸猶能強飯餘無
足爲門下道也

又

昨秋承五千里走使遠致玆貺感激高誼旦夕
與妻孥誦之冬底家人北來知前書復得達台
記重辱揀參之惠緣敝鄉僻在海角藥笥中絕
無人參高品而比歲敝鄉又多羸疾間以分惠
親族俱賴以全活而門下之惠又不獨老朽一
身也謝謝頃見北來人云東封事尚未甚妥
主上高拱深居惟事積貯一切朝政章疏俱置
不問時事可憂方深門下旣膺殊眷亦自不可
言去復爲身家計矣不佞辱道義之愛前曾以

迂鄙之說進不識當尊意否不佞齒日增幸神
氣猶如故靜養苟延之外一切俱絕念惟平生
故知尚不能忘情耳

與傅澤野年兄

弟近歲移居在小園之東去舊宅數百步正當
華蓋山之麓山連亘數里古木喬松清泉翠竹
與小園相映帶前有蓮池數畝夾以芙蓉丹桂
西卽爲小園竹徑花蹊橘畦梅隴仄徑盤旋宛
轉不絕每早起扶杖徑中鳥語松聲相和月夜
坐池上荷香涼氣襲人時與二三親友淺斟談
譁按節清歌頓忘倦臥第恨不獲與高人同賞
耳計自今已後皆是餘生一切更無復係念也
他日歸息又在陽湖之上其景尤勝載小志中
平生獨此取於造化者誠過然非弟無以裁成
宜其久享也非老丈知我不敢及此王念夔使
君前歲駐敝郡極久弟初不知老丈相托不及
早謁及臨發見枉適值雨竟不得一過小園次
日僅同江心一眺望多能爲丈道之此公殊非

凡品推丈分極厚會間代一致謝

又

昨秋貴鄉歸得一緘縷幅長箋盡寫數年積緒至意外之變知老丈必爲我一驚悸也弟於盈虧得失之際勘破已久固絕不以嬰懷惟爾不能守先人敝廬惴惴是懼昨夏市材於閩海上乘風數日卽達一時羣工併集於十月十三日壬子悉已起建適與先人前乙未豎造之期干支符合六十年氣運一更信乎有定數也喜一

冬晴和至春初鋪砌丹雘俱完工旣神速制亦勝舊賤生宴客卽於此堂幸精力猶足以濟之鄙衷亦自足愉快丈聞之當爲我一大慰也弟計丈齒少弟十五年且稟質素厚而來教却云病後漸衰善自保護自當旋復又聞爲諸賢郎治第人各一所極爲遠慮弟亦有一區百畝山水極佳向擬爲小孫輩卜築不意復有此營構亟欲存先人之舊遂亦不遑他及矣來教又云貴鄉諸公於巽方築塔是亦酷信堪輿家說者

他日文星當大振敝城爲晉郭景純扞跨九斗
形勝據九斗獨良方箕斗間一缺故城居者多
不甚利弟今歲亦於缺處築塔以鎮其所費誠
不貲一兒兩孫多積反損其志故亦不復惜也
貴鄉估客夏月已至杭城適內兄輩俱以弟賤
生來敝郡故書幣儀物俟其歸杭始寄至已七
月初旬矣其人索報書甚急輒草具不能詳

與劉養默郡丞

明公借節敝郡者五年仁風溫度雅興高標前
後無兩至今士民猶切懷思而受知如不佞尤
百陪恒情也憶自陽湖清夜劇語江心月下酌
別轉眄忽踰十年夢想徒勞顧無由一通聞問
昨歲杪忽拜雲翰恍若自天捧誦豈勝浣慰曩
傳聞寄傲王門時歸梓里足稱吏隱今讀來教
乃知謝歸已久神氣愈強且齊眉諧老蘭玉滿
庭天所以酬明公未盡之享者方如川至視身
外浮榮不啻電光泡影奚足爲重輕哉賢郎夙
抱高才乃猶未聞薦鄉榜每用爲怗不佞自乙

西別後先兄與舍弟戊子春相繼捐背九岳丈
則又先一年化去入鮮家庭之歡出無湖山之
侶情興視昔頓減閒居無聊復事興作如江心
兩塔仙巖廊宇悉爲更新宏麗不獨甲一郡而
陽湖東山諸景亦大異疇昔每恨不獲同高人
臨賞敞廬之後有隙地亦明公向年所指者辛
卯之秋構一堂諸所營建勞費無已癸巳之冬
甚覺倦勤甲午春誓欲外絕稍務靜養不意是
歲將除祝融爲祟室廬爲之一空其他長物俱
等之士苴惟是墳典遺稿悉付煨燼不能不懊
惱鄙衷耳幸門庭松桂猶存痛念先人手澤不
忍久墟昨夏勉力購材鳩工冬底幸復苟完規
制大約仍舊就中損益似猶勝之時下八表賤
生足可宴客所幸眠食如舊氣力猶足應酬小
兒已授光祿丞兩孫長已濫列庠序次方事章
句俱未見穎出自顧涼德薄祚取於造物者過
侈誠不敢過望也惟得苟延殘喘足矣記昔吳
中遇一異術謂不佞可望期頤但滿面土木氣

與作終無已日其前言已驗不知畢竟何如耳
至於恤匱賙貧不敢不奉明訓

與陸自齋運長

杲瓠落無似丘壑苟延鄉親友不以衰鄙見遺
咸丐文於鉅公以爲壽而小壻又以不佞受知
於門下最深僭求華袞猥辱惠之大篇揚詡過
情頌禱并至誠足以侈里閭之觀增宗祊之慶
而野人讀之則不勝汗浹矣且遠厯使翰鼎臞
駢蕃皆足以衣被老朽而復推及兒輩通家厚

誼誠非楮筆所能稱謝也念平生海內交游投
契蒙知者不少而勢易時移分懸路隔聲問杳
然門下誼篤久要不遺舊故歲時問遺不絕於
道今復重以華章他日載之家乘當世世頌德
不朽矣何幸何幸敝廬營構頃已苟完不佞眠
食頗穩門下鉅望深資兩臺旣已上之銓部行
有歿陟倘得借節鎮撫甌括間不佞得以扶杖
瞻望麾蓋庶幾稍慰平生靡日不引領望之也
與許敬菴年兄

數載不奉德音海峯年兄朱姪來承緘貺遠遺
深荷存記來書首念壬戌同登讀之憮然增慨
今不惟列朝著者落落若晨星而在世者亦無
復三之一矣若弟與丈周衛丈及海峯兄則又
非泛泛同年比也弟年雖耄於往事猶一一能
記憶自雲萍初聚宦跡各天再至燕京合併無
幾庚午之夏弟出守天雄海峯告歸天闕丈時
有嶺南之遷聯舟東下訪衛陽兄於故城至清
源聚首浹旬依依不忍別去未幾而海峯兄遽
報訃矣弟與丈淮陰把袂秣陵寄書殆無虛歲
何其情之勤拳也及吳中謝歸紆道過訪相與
決幽處弟自此遂堅卧海上及丈出守江右督
學關中旋陟魏顯顧緣友誼上書懇寃雖罹譴
謫而義聞燁燁動海內公論載明銓曹特簡秉
鉞八閩慶吾道之大行懼虛談之廢事數附微
言用効狂瞽而丈竟不一裁荅豈以老悖不足
與言耶爲之懷疑者數歲茲朱姪來道丈憫亡
恤孤戀戀不忘夙誼而其貧猶如故始悔前疑

之悞益知人言之不足信也弟林居二十年頗
自快足前歲不幸遭回祿室廬一空身外長物
已等之土苴惟是先人敝廬不敢久墟昨冬勉
事營構已不勝其勞費所幸眠食猶安薄田足
供伏臘此外更無他冀丈位望日崇津要立至
願無忘山公之品藻以樹後學之楷模弟視衛
武公之交傲尚少一旬丈較遽伯玉之知非已
踰十載願彼此不忘夙昔此乃老朽之惓惓也
數日方有客冗而朱姪亟欲告行燈下命筆遂
爾饒舌幸不以迂誕爲怪

與李翼軒太史

不佞辱在世講之末憶在京邸數侍清燕一別
餘二十年乃緣郝使君復修夙誼門下垂情於
愚父子者有加無已自使君離邑缺然問候者
又踰歲矣然靡日不馳嚮也頃復以使君之請
惠我大篇爲壽今海內得門下一言不啻珍瑞
而鄙末何幸兩歲再拜豈惟光我衡宇且寵賁
及孫曾矣誠非筆札所能稱謝也不佞前歲遭

變自分爲造物者厭棄便當委順物化不謂殘
喘復爾苟延日惟不能守先人敝廬是懼昨歲
勉事營葺茲幸堂構苟完其他長物本爲此身
之累久已置之度外兒輩謬逐少年之習務畜
竒玩茲亦幸天去其疾不佞未死之年所徼福
於天者良厚似未敢遽謂造物者所棄也辱在
夙愛敢布腹心邇來時事多艱臺省需賢極切
郝使君恐不能久淹錦里明公須從臾一出以
展平生方甥過承盼睠彼以家累思歸甚切且
聞賢郎聰慧異常今年已漸長彼豈能偃然師
席第以椎朴之性執古有餘或可端蒙養明公
有取焉耳然冬底必須一歸以慰其家念僭附
以請

與李次溪年兄

睽違十六年隔越五千里問訊無由懷遡徒切
每於邸報中知老丈崇勛竒績殊錫寵褒旣已
勅旂常盟帶礪信儒臣之極榮近代所罕覩也
辱在知心豈勝慶忭顧西陲喜已寧晏而東夷

復爾跳梁大司馬久虛位以俟中外輿情亦惟
老丈是屬 主上銳意東征而猶慮切西顧召
命尚未卽下頃聞督府已奏大捷而醜類尚未
盡殲昔人謂不在邊鄙而在 朝廷杞人之憂
不能遽忘於巖穴也老丈當有熟籌矣弟二十
餘年林居差幸自適年來運數不辰甲午旣遭
回祿勉纘先緒昨秋遘疾幾危藉庇幸延殘喘
然衰老之齡無復昔日佳興老丈能無念之乎
與潘雪松尚寶

昨春鄉人來辱瑤翰腆幣遠及感翁篤誼不遺
衰朽至以鄙劣上擬少伯右軍則非倫矣不佞
少負遠志長無所成筮仕旣遲賦歸又晚獨幸
徼福於天歲月苟延情興不減得遂丘壑優游
攬山川靈秀然畢竟於世無裨徒與草木同朽
腐耳邇來江心仙巖諸名山視昔倍勝惜乏高
人脚賞每一登覽輒躊躇悵惘者久之明公譽
望崇深開府在卽不佞幸猶能強飯異日得扶
杖再瞻麾蓋一話疇昔日切引領望之知明公

亦不能忘情於并州也

與董見心邑侯

憶在元城聚樂轉盼垂三十年喜諸公相繼登庸勛名表著不佞跼伏丘樊竊有餘耀懋權仲季早謝實傷我心而懋忠于田從野威如俱已陟魏肩鉅我見心少年抱奇瞬息千里乃踰壯始捷南宮茲且繫足巖區末由展驥蓋困衡盤錯天所以玉成我見心者良厚願益自愛願益自愛方今時事多艱殷憂啓 聖行將徵召

賢共圖化理門下旦夕入拜省垣大摠弘蘊當無令董賈擅美於前矣曷任翹俟不佞林居廿載園林泉石足可自娛甲午之冬偶遭回祿頃復勉事營構差已畢先人之緒今年且八十有一矣幸猶強飯一切久已謝絕惟是平生故人時常往來于懷窮鄉末由覓便相訊茲承走數千里之使捧誦來緘良慰渴想讀所編邑志體裁揆述卓絕常品門下鞅掌簿書乃復有餘閒及此良用羨慕

與蔡鰲陽憲使

昨定謁知老公祖杜門初以爲台體違和暫爾
靜攝旣又擬老公祖夙抱高志因賫捧不果遂
動歸念今早載造冀圖面請乃聞老公祖陡然
謝事意欲投牒卽行杲甚用爲恹夫人臣委身
於國卽一命之吏去任尚不得自由矧以藩臬
之尊官膺兵防之重寄一旦舉動如置奕然非
杲所敢知也方今東夷傳警中外憂虞頃朝議
申飭沿海各鎮整擗兵防草莽之士猶思奮臂
而起老公祖當屏翰一方乃無故亟欲引去跡
似違君形同避難如人臣之大義何且擅離之
條在平時猶不免今當多事之秋萬一別有指
摘竊恐或生意外老公祖平日所學何事抱負
何如而甘犯此不韙哉誠不可不長慮也或傳
敝鄉狂吻與當柄稍有牴牾此於老公祖何預
朝端當自有公論又何可緣此遂決去志耶杲
奉老公祖知愛最深連日聞此寢食不安迂老
不識忌諱冒昧僭布惟老公祖垂察焉

與陸龍溪

人佞僻在東海之上晚叨一第領邑大方往
武廟時令先世守甌郡先人實出其門及不佞
至虞訪故舊則有三泉先生者方在公車卽郡
公之孫也遂得修通家之誼後不佞治兵吳中
時三泉公貳郡泉州僅一把臂而別及解吳節
歸不相聞者垂三十年頃貴鄉張純所來令鄰
邑因得訊虞中舊游始知三泉公有嗣孫登高
第令龍溪不佞喜不自禁輒欲畱一通候而貴
僚黃君大年者不佞年家子也書來道門下已
諄諄齒及衰朽夫海內五世通家誠所希邁不
佞老且耄矣諸孫方手一經未能奮起不佞不
一通賤名則世誼後遂泯焉無聞用是不避未
同之嫌輒附上尺牘龍溪爲漳南名區往今茲
邑者俱超陟津要明公嚮往未涯異日按行東
浙富猶記東海上有故老一垂延訪否也

與馮文所大叅

十餘年契闊曷任企懷頃歲借節甌栝喜不自

禁乃不佞竟以衰病不能造謁明公亦復冗奪
今春始獲東巡間里歡迎溪山延佇不佞請教
積踪冀得展罄不謂未及浹旬忽報旋旆豈勝
悵惘亟走僕致鄙忱而台從已度額矣撫膺歎
憤者屢日畏路傾危人心叵測真令正人喪氣
劉際明治郡風流士民愛戴不讓古人乃亦竟
從量移當柄者但徇人言公論何在顧明公與
劉守之去也兩郡之民奔走倉皇攀留涕泗益
信德化感孚今不殊古明公於此亦足以自慰
矣吳中山水名區高朋雲集泛湖登眺無適不
宜卽閉戶著書問奇索句幽興自足視彼俯仰
畏人奚啻天壤高才見忌直道難容古來賢豪
類多若此矧際此昏迷之世正哲人引遯之時
明公固已灼然於衷矣不佞久耽泉石之趣辱
明公知己不敢以世態虛詞相給也

玉介園存稿卷之十四

玉介園存稿卷之十五

永嘉王叔杲陽德著

祭文

祭給諫東華弟

弟故為大名司理生祠在滑縣

往余丁未歲在京師聞滑中治盜事益凜凜為弟危已而真盜既得滑人戴弟為建生祠余曾讀其碑文及魏人徃徃道其事今越二十餘年而余來守大名得躬覩弟廟約追念疇昔不能不泫然流涕也余與弟生同庚髮未燥同與嬉

游同習句讀同在庠序弟志氣超邁甫弱冠舉
進士爲東昌理又理茲郡 召入省中未幾爲
時相所嫉出之額表竟以忤當路棄歸歸卽起
兵捍寇卒以戰死余言之猶心裂也其生前之
不偶非特親知骨肉痛惜之固海內之士所共
惜也今在東昌則列祀名宦在滑則有專祠在
故鄉則有 敕建祠宇贈官錄廕長子舉於鄉
次子以錦衣世襲文武並茂其身後之所享非
特親知骨肉榮之亦海內之士所共榮也回視
往事權貴俱已灰滅無影而弟之英爽奕奕如
在乃知天之報施未盡爽而善之未始不可爲
也余守是邦當不負弟素所屬望弟靈有知尚
冀翊我於有終也

祭項爲齋

嗟哉項君止于斯邪君秉強毅剛貞之德稟聰
慧警敏之資負豪邁跌宕之氣吐彪炳宏麗之
詞簪紱承休振家聲於罔墜伯仲競爽駕藝苑
而先驅坐騁雄談爭訝懸河之辨夙懷壯志每

興伏櫪之思方其弱冠也謂取青紫如拾芥搏
扶搖而覩鳳儀竟迤邐於塲屋摧勁翮於雲衢
及其中歲頗忿世而嫉俗欲遠引而索居肆遨
遊乎四海將睥睨乎寰區胡所期之弗遂奄一
疾而云歿嗚呼噫嘻王勃蚤世劉蕡數奇管輅
負曠達之才年不登於知命何蕃抱明經之學
名不顯於當時果人事之舛謬抑天道之難知
羗自古而已然於項君乎奚疑杲誼同臭味情
忝葭莩慨哲人之旣萎賦停雲而含悲覩遺編
之浩瀚聆德音之希微恨山川之修阻徒涕泗
之漣洏聊緘詞以致奠庶靈爽其鑒之

祭朱巽山親家

惟公夙稟英資早馳芳譽歛恪冲夷詞采彪蔚
揚蹕膠庠予幸連茹德業相期庶幾表著比予
得第中外載馳公尚家食席珍待時高堂怡養
士類攸師南宮屢試冀展厥施丁卯之秋予使
東國便道過家議婚弱息爰命蹇脩彌文是斥
擇耦相攸私心賞識迨予守魏會晤于京別踰

數月公令藁城宦跡密邇喜慰平生輜車相訊
幸得依憑任未半暮權騰民士慎以爲防廉以
律已釐弊敢奸頌聲四起薦剡交揚循良誰似
僉謂報最臺諫可躋設施未竟內艱遽罹崇朝
就道藁人號咷蕭然行李當道贖貽始予候公
含泣而別聞止臨淄憂懷日結計自淮來肝腸
决裂官邸一談竟成永訣公初得疾實爲民痼
繼丁母慟遂殲厥躬壁毀其質劔摧其鋒仁賢
靡恃痛悼奚窮位不竟才壽不滿德氣漓數奇
彼蒼何忒哲胤繩芳後福未嗇舉祀賢祠輿論
可塞嗚呼兒女恩愛疇昔雅知高風莫挽令德
曷追几筵驚覩涕洟漣沔陳詞薄奠靈其鑒茲

祭諸南明少宰

嗟乎天於人賢何其鍾之難而失之易予之厚
而奪之亟也方其鍾而予之也若將有意於斯
世海內方仰其建樹乃一旦梁摧哲萎曾不憖
遺此皆理之不可得而信數之莫可得而推余
於我南明兄之喪不能不恠且悼於斯矣嗟夫

南明挺瓌奇俊偉之姿負博大通達之器衍宏
深藻麗之詞蘊恬淡沖逸之致弱冠登科狀元
及第吾意天將假以耆耄耄期之年台輔鈞衡
之寄俾其掩董賈之流風脩伊周之故事庶足
以稱其德而副其才究其道而行其志而乃一
貳銓曹抱病長歸予焉未幾奪之卽隨此海內
有知之士所以無問識不識一聞兄訃皆爲之
變色而興悲矧余三十年締襟帶之交文章道
義肺腑投知又安得不臨風而歎仰天而吁行
坐如失淫淫然涕下之交頤也嗟嗟南明天台
鴈蕩禹穴蛾眉盟言在耳竟負夙期嗟嗟南明
伯母在堂嫂氏在帷佳兒號側去將疇依嗟嗟
南明 王少國疑大川未濟胡不少留安我社
稷良友告終吾道將衰悠悠斯世其又焉能爲
懷也素車白馬千里佳城余思古人寧肯有媿
于巨卿也歸舟寓奠寫此哀情惟兄在幽庶其
垂鑒于茲忱也嗚呼哀哉

祭孫華山中丞

嗚呼天生賢哲爲世用也既有以縱之於始宜
必有以厚之於終而間有不究厥施若予而復
奪者則天道之難明而舉世之所共爲扼腕而
悲悼者實徃徃見之于史牘豈意我華山兄之
遭際乃適當其變俾予之悲昔人者爲兄哭也
憶自壬戌同薦於春官共仕於兵曹兄之聰敏
特達議論風生識與不識咸以國士相許而開
府之望固已協人情於夢卜矣兄亦激昂慷慨
奮然以勒燕然封狼居胥自任而唾手期掃清
乎獯鬻乃竟循資外補治兵越江量移曹濮再
徙盧龍奔走南北者垂及數年而始獲秉鉞全
晉曾未幾何而兄不祿矣是何起之太淹而折
之遽促哉嗚呼語公之才如干將太阿無施不
可而僅試於盤匱之屬語公之情高視一世最
慎許可而獨於予之迂疎意氣相孚踰於骨肉
方彼此浮沉仕路天各一方雖不能握手論心
而書郵往來必誘掖不逮而徃徃寓乎忠告徃
歲得書云方病瘵予實懷意外之虞而嗣奉報

音則已聞舊疾盡平而專意於疆圉之驅逐矣
詎謂雄心未酬 國恩未報而天奪兄之速也
耶嗚呼二親垂白淑媛芳年遺孤甫髫尚須顧
復兄何忍卽舍之以歸於溟漠也耶甲戌之歲
海峯兄之逝兄與弟歎息不置共傷哲人之云
亡知己之難復而歲月未幾復以哭海峯者哭
兄造物於余一何酷哉計斯時也丹旄已返乎
故山而五內徒摧無由匍匐一往亦惟聊寄哀
情於尺軸而已北向長號兄之精靈能不鑒我
之肺肝而諒我之衷曲也耶自茲以往非特幽
明路殊而萬里隔越老親幼子何由登堂一候
以慰通家之至情而報兄生平之誠篤哉嗚呼
生死之交盡於此矣哀哉

祭徐改亭參政

杲何忍聞公之訃而哭公之云亡也耶又何能
撫公之柩而慰公之諸郎也耶韓子有言惟知
心之難得收百一以爲常杲於海內交游之士
求其如公之真醇篤厚而以古道相勗者真可

謂合志而同方始締襟於年誼之末終獲侍於
魏晉之疆意氣之相期已非一日故其敬公也
為獨至而其知公也為甚詳往公決志於請告
果實力為之贊襄惟逢時之不間公遽有三晉
之命果亦從此而叨轉吳會之兵防與公分旆
以來兩情怏怏將謂雖暫違於一旦而相期於
後日者尚歲月之未央在昔南明兄之無祿每
相與歎哲人之早喪豈知天復奪公以去而益
使我失其所倚望也嗚呼凋蘭毀玉折棟傾梁

果之為公慟者尚什五而其為 國家惜為典

刑悼者尤激切而深長公有純心之孝不得以
曲盡于家公有致主之忠不得以大行於國公
有高尚之志不得以早適于身公今已矣其欲
為未盡之意獨果知之有素尤為公痛盡而悲
傷然公之行已蒞官既彰聞于中外懷賢慕義
已徧慟于鄉枋矧篤生賢嗣文學輝煌他日皆
足以繼公之志而大展其未竟之用者必能濟
美而聯芳壽不滿德後人克昌命實為之曷籲

彼蒼杲聞訃之逾月誠朝夕之不忘日冀素車
之東返得以躬致吳門之一慟乃忽聞靈車之
已邁竟羈縻于官守而無由匍匐以來將惟佳
城之卜吉期夙諾之必償茲陳詞以遣奠空有
淚之沾裳英靈不昧鑒我衷腸

祭楊九華憲副

嗚呼公竟不可作耶詎意今日遽哭公耶憶在
先朝共守郎署聯鑣九陌豈特契合於一時
相待樹立於千載泊公剖符常山余亦濫竽魏

博壤地相接實賴同心公處衝途余居僻郡滹
沱之濱時相慰勞旣公有滇南之命歸軺紆
道訪余天雄惟時黃花滿庭燒燈命酌羨余吏
隱悼彼遠征信宿留連翩翩南邁三輔眄睠徒
勤而六詔之域已想望其風裁矣彼譖人者廼
以睚眦之怨爲蕙苾之謗阻公之行公固忻然
於稅駕而海內搢紳之士咸爲公寬之公之自
省誠無愧也幸而公論孔昭浮翳盡脫旦夕冀
公再出而竟抱鬱鬱以死嗚呼哀哉公之才如

于將太阿而僅試于盤匱公之心如青天皎日
而不免於尺霧公之德宜其冥靈錢鏗而始跂
乎中壽浮沉仕路幾二十年僅致位一臬臣而
中遭讒口是非甫定而奄忽如朝露胡造物畀
公之厚而摧公之深公之施於人者衆而食其
報者寡也余在天雄以百口保公幸以白公之
心事而公亦遺書殷勤冀余來吳詎意余果持
吳節而兩月之期遂不能待遽成千古之別耶
嗚呼哀哉公沒矣而精爽在峯泖間固喜余之
來而悲其晚矣素車後期已深媿乎古人而君
房之言敢忘於肺腑哉公其鑒之

祭周與鹿給諫

繫惟我公宇內偉人房靈託曜天目降神才華
國器識鑒人倫椒蘭比馥圭璧等珍侍御李公
拔登元傑夙驚奇夢果著壯節授首全歸赴難
永訣賢不遇逢兆豈虛設義風獨凜古道攸敦
隱隱闡闔何緣扣閤汶車收骨纒布懷恩痛切
知已今古銷魂亟通朝籍仕爲邑令斯來斯和

克簡克敬民想淳風吏欽良政所慕清謚不樂
躁競載陟青瑣益勵素心拾遺補闕整袂端襟
南臺吏隱觴咏登臨迹投清散望仰欽峯理徹
精微學窮典奧綵筆新篇玄言獨妙遠思烟波
逸情雲嶠丰標曠朗意態高劭方樹鴻業不假
長年朝亡楨榦士喪仁賢報施曷準禍福多愆
自近逮遠均嗟共怜顧余不敏雅荷莫逆冥契
廿載不媿三益尚期合并暮景游息何啻忽棄
遽成永隔拊膺悽楚實百恒情願奔撫視繫阻
遐征西望靈宇兩淚沾纓敬陳醴奠寄此款誠

祭戚中岳符卿

樵李壯郡著見圖經湖山振秀羣俊彙升壬戌
盛際世所嘉稱豔公首先于焉奮興維公之才
雲蒸波湧應務安詳不困紛冗議政明庭何慚
賈董諸僚聳觀恃以無恐惟公之學山高海深
幽編怪牒罔不披尋弋獵百氏羅網古今飛藻
騁翰譽擅詞林簡授儀曹典禮是職夙夜寅恭
勸操正色計伐推資符臺載卽陟屺瞻雲請告

殊亟拂袖故山里巷沉冥五哭寄哀文以宣情
青藜命稿太乙降精仰希劉向矢志忠貞讀禮
餘閒閉關述撰十二賢者筆之紀傳慎所銓鏡
陽秋月旦臥病遺札千載示勸於維我公國之
英華宜錫遠算佑我 皇家如何奄忽景命弗
遐儀形永戢朝野咨嗟媿予謏劣雅辱襟契憶
昔南宮攀龍附驥迹有乖違心均夢寐禍患無
常遽俾捐棄奇蹤偉寶羨爾凌羣念維篤好於
我孔殷恩聯伯仲詎忍離分凶訃卒至肝懷若
焚造化忌盈乃嗇其壽德與功言曰三不朽世
所鮮能公則兼有萬古如新是爲永久況餘經
筭以俟後昆流行無窮身沒名存哲萎之痛豈
惟一門薦茲情欵悲楚銷魂

祭華鴻山學士

錫山毓秀震澤鍾靈元精蟠礴代產耆英翁乘
休運蚤歲馳聲材綜六藝學貫羣經始官部曹
召登翰苑玉帶麟袍殊方特遣典試南闈名賢
羅選翱翔玉堂望隆台鉉行脩譽起才高忌來

奉身而退不與時諧巖居著作醇懿而該碧山
學士紫府僊胎迹謝淄磷憂先桑梓敦義樂施
惠孚疏邇雅度冲懷寶兼衆美振起頽風鄉枋
攸寄相維哲胤圭璧昂昂伯仲競爽詩禮繩芳
季子英邁弱冠名揚屢疏歸省孝養彌彰翁心
無憂日臻嘉祉謂天獨培所享未止云何邁痾
朝露竟萎望八靡盈士林心疚惟翁德厚濟美
流芳勲名家世哀著四方遐齡完福燕翼無疆
躬食其報奚憾彼蒼念我先君侍翁察察比臬
宦游頻承罄效藥石蒼龜賴有翁在終始交情
庶幾百載瞻依方邇幽明遽違篝燈下榻緬想
音徽登堂吊問驚覩素幃感念今昔涕淚沾衣
嗚呼翁今已矣儀刑莫卽世講踐脩彼此無斁
臨風告哀聊陳衷臆英爽如存尚其來格

祭少師楊虞翁

天作周祜嶽降甫申其眷我 明篤生哲人列
聖光昭佑命惟純翁際景符入爲臣隣昔在
世廟周旋六卿旣委心膂益矢厥誠崇進台階

秉持國衡受訓玉几械冊金滕及事 先帝進
退從時觀變而乘於翁見之指顧揮霍雷動山
移訐謨弘遠石畫恢奇外攘內脩文恬武熙蕭
曹翊漢旦奭延姬 今皇嗣服功推擁戴旣總
百辟儀刑攸賴立朝端笏垂四十年白首經營
精忠在天兒童識姓殊域知賢旂常史冊星日
高懸翁與先子爲同舍官初余兄弟髫鬣從傍
翁嘗拂拭言稱二方及余兄弟濫藉明光忝附
伯子蠅驥俱翔進取同途形骸盡忘翁爲司馬
叨屬班行情深顧盼名借游揚翁爲太宰提獎
彌篤期致清華惓惓推轂余方自引謝弗敢辱
知己未酬興言慚恧翁旣請老嘉音嗣聞安危
身繫憂樂情分東山去謝霖雨留殷蒼生望切
聖主思懃乖隔無何邸訃乍驚白日忽匿梁木
斯傾 天子嗟悼百辟震慨風雲助哀川嶽韜
采惟翁懋德 三朝鼎鼐少師膺考十有二載
冢嗣秉心僕卿委珮仲也競爽 大廷早對季
以武奮侯封可待我聞在昔有郭令公二十四

考中書之功晨昏起居簪笏滿宮惟翁尚論異世而同若所遭際翁爲獨隆功名富貴壽考令終古今罕儷其又奚恫眇余小子銜恩終始俯仰平生心摧神毀縻爵一方停雲萬里百身何贖九原莫起挂劍首陽藏舟汭水哭寢無從脩詞止此昭告翁靈以見生死

祭常熟丞胡崇善

嗚呼胡丞乃遽止於斯耶爾貌雖甚癯而有毅然敢爲之氣官止於丞貳而有康濟一方之志

任甫及半年凡所以植弱鋤強安民弭盜其勞績炳然蓋已不啻乎數襖而儒雅之風冰檠之操又皆君之餘事也海虞之邦爲余舊治茲持節於斯竊喜有君得以脩舉其廢墜君益黽勉奉將竭衷盡瘁方圖以卓異薦之俾志得大行庶以表率乎屬吏何期一疾竟溘焉而長逝耶訃音忽聞休焉隕涕旣脫驂以爲賻復遣官以致祭匪爲桑梓之私實傷海虞之民之失其怙恃也

祭王和石儀制

惟公稟精醇清淑之資具渾厚沖和之氣在人
士無媿金玉君子之稱於國家真爲瑚璉圭璋
之器學早得其淵源才不專於文藝行積慶以
篤生與伯氏聯芳於甲第疊薦元魁科名鮮儷
故二王之稱一時競爽于三吳而兩姓四賢之
德業勛名實推先於海內爰自壬戌之春予始
獲附長公之驥雅意相投荷承休庇迨公戊辰
踵武以蜚聲杲適聯班於官次蓋蚤歲已知公

於未第之時至是遂益篤其通家之誼旣予由
守魏以遷吳爰叨承夫兵寄幸公署密邇于華
居時獲親炙餘光與賢橋梓而日契蓋公平生
之志旣不在于紛華而澹然潔白之身毫無沾
於聲利故時時抗疏以乞休而畧無累於富貴
功名之會迨丁丑予以謝政而東歸旋聞二難
亦先後陳情而歸去綠野閒情急流勇退優游
孝養于晨昏友愛怡怡而稱最朝野方將仰林
下之二賢謂三蘇之可繼由是和氣致祥鍾靈

毓異僊佛篤生流傳遐邇忽封翁乘化以全歸
而二公得以躬親乎苦塊純孝至誠孚天格帝
乃襄事之甫完適殊恩之聿至長公既爲蒼生
而起勉趨朝命以秉鈞而公因得益堅其丘園
之賁書問往還藹然不二伯出仲居仕止各遂
豈意公邇來蘭茁而復枯麟獲而輒斃正爲公
震悼之弗遑方獲附一緘以唁慰詎意尚未達
公之覽觀而遽爾傳公之奄棄不知因錫胤之
弗終而鬱鬱以喪予抑或因數奇之莫逭而竟
俾哲人之永逝也乎嗚呼壽不滿德未獲大展
其平生沒而無嗣尤爲慟傷夫同志豈天道果
若是之無知抑造物信多取之爲忌是將何以
釋長公手足之傷而使其得安心于王事也耶
念予十載以來每苦海內故交之凋零懷往事
以傷悲每臨風而出涕矧如公之碩德偉才深
情厚意今公既不幸木壞而山頽予能不哀賢
而慕義也耶聞公之訃恨匍匐之無能悼公之
亡想音容於九地是用述疇昔之微衷聊遣告

于靈几之際想英爽之如存尚鑒予之哀思

祭華玄谷主政

嗚呼吾何忍哭我玄谷耶去年此時與君同哭
海峯豈意今日遽哭君耶天乎天乎朞月之中
奪我兩知友何慘禍乃爾耶海峯年逾中壽矣
子稍成立矣余爲之咽塞迄今未平矧玄谷逸
思俊才醇衷雅度如日之方升劍之方淬乃今
齒未及壯子在襁褓家族仰藉以爲生余所相
期以白首者乃一旦遽爾奪之天乎天乎何慘

禍乃爾耶憶自先大夫獲交於學士公通家之
誼兩世于茲矣逮余令吳中君方卅角余課君
文括目驚異卽以榮顯期君已而君弱冠高第
不負余言京邸僦居咫尺相依君視我如兄而
余之於君真不啻同氣君旣請告余亦出守魏
博千里使問歲時無虛余再至吳君適乞養學
士公臥病余候榻前促膝聯牀論心竟夕時君
固偉然無恙也未幾學士公厭世而君遂哀毀
骨立一疾嬰心腹漸至有今日哉君之疾也余

旦夕憂之候問往來相望於道已而報我稍痊
余爲喜而不寐亦以君方壯年高門世德必無
他虞七月旣望行役惠山君移舟觴我留連入
夜見君貌雖甚癯而精神不改方訂約重陽過
余署中看菊且慮余公冗恐負此期也余歸婁
江對花跂望而君之訃音至矣嗟乎嗟乎詎意
舟中一晤竟爲永訣耶余痛忍言哉痛忍言哉
學士公在殯而君之喪繼之登君之堂四顧慘
然百感交集余亦何忍見哉嗚呼九龍黯而無
色梁溪咽而不流連城殯而國香鋤鳳毛摧而
麟角折百身奚贖千古餘哀百爾有情誰能遣
此余猶濫役吳中凡力可爲者不敢不効區區
以報君父子之交誼余言不負君亦能信之也
悲極揮涕有愫莫宣精爽如在庶幾鑒之

祭陳兩泉方伯

里標通德邦詠去思洵美陳公典刑在茲始公
篤生含淳握奇金玉其相斧藻者辭掄魁擢第
揚于 王墀影纓燕署攬轡楚陲益州振鐸桃

李成蹊起家列岳一歲再移旣總滇臬亦領藩
司宦轍所臻政成澤貽束髮藝苑迨老忘疲元
白爾祖鍾張我師詩稱入室書美臨池觴咏日
夕山巔水涯酒人田叟吾與爾齊家徒四壁儻
然勿淄世之知公此其庶幾夫惟大雅不激不
隨言足聽聞行爲表儀出處之際與道委蛇進
必三揖退靡一麾古之遺直其誰則知臬有世
脩投分不宜臬雖後公嚮風已馳叨吏茲土周
旋許時考德問政惟公是依云胡不憖棄命如
遺人之云亡中心悵而音徽若存風流未澌前
有尊酒公其飲之

祭王仲山僉憲

維公瑯琊鴻胥震澤宗家含醇飫粹挾藻摘華
蚤登甲第相輝萼花司馬炳績 天子曰嘉迺
遷憲臬遠秉旄節白髮情殷蒼生望缺疏請懸
車權承綵纈屏迹畏途棲真脩潔採圖綜緯搜
冥索玄綠蘿剗谷寶界疏泉怡情繕性冲德引
年桃李門繁桑榆徑妍一經指授震器濟美用

三才圖會卷之十五
譽明光天曹振軌純孝性植世德克嗣奉公大
耄曰善養只履端上壽共祝期頤胡爲倏忽計
音隨之老成凋謝朝野酸悲邦韜哲範鄉失型
儀景福備介屈指幾人名垂穹壤壽澤無垠全
歸含笑又奚憾云杲承乏茲土辱道誼末問字
高齋松雲鶴雪今登公堂不勝忉怛名山大川
神流不歇公盍歸徠鑒是椒馥

祭宋陽山大理

天生賢哲蓋有意於斯世旣畀以休聲茂實而
何恡嗇其全公奮起名邦聿乘熙運其樹爲勲
烈也文武憲于百僚風紀揚於朝端瓌然負名
臣之望於中外者踰三十年其邃爲理學也窮
百家之奧洞聖真之源製作炳蔚豈但棟梁文
囿蓋已脫落乎言詮此公德業文章之盛士林
口碑所得而誦述史策旂常所得而紀載奕世
來異所得想慕而永傳者也若公之心事節槩
或掩焉而未章徹者杲顧熟悉而能言公才猷
練達性度塞淵慎慮以圖畫而一心永肩持正

以御下而推誠撫延秉禮義爲介律而不屑屑
於矯俗之廉日覩公所上諸疏及屢詒政府書
懇懇便便罔非 國計政體民命之攸懸而指
陳切直固在列當事者所諱避迺公不以爲嫌
故知公之深衷者信其爲天青日白而得公於
皮相者則以爲玉燦珠圓杲昔備兵三吳叨公
撫屬振師徒而收屢捷緣奉教令以周旋而傾
示衷素繩糾闕失道義骨肉之愛實替刻而心
鑄比杲改官宅憂而公孫膚待次竊謂龍華寺
原誓修道會而宿德隆望明時倚屬庶泰茅之
茹連昨春承示教劄慰諭懃倦方感激於知己
俄訃聞而痛咽豈天無意於斯世乃畀純於賢
哲者竟奄奪而中捐然公所樹立於生平足稱
不朽貽燕於後嗣亦旣周爰矧諸郎疑然繼序
遺麻未艾可以無憾於九原第感恩懷私之士
重爲世道慨惜不免致疑於未定之天緘詞千
里有淚潺湲沂章江而瞻廬嶽此情此誼殆並
高深而莫諉

祭陳景言經元

惟君幼抱穎英早擅竒譽七歲抽詞天才藻句
厥有覃思鏘然鳴鏞含潘度陸跨植肩愈時未
十齡已入校宮棘場初戰共羨終童志凌雲漢
氣吐霓虹經生高等芹水羣空屢試秋闈劉蕢
見黜作爲古文棄浮崇質殷彝夏敦世也鮮識
雖不易識蒼然其色晚歲始遇竟掄魁選一飛
冲霄鵬騫鸞薦三上春官抱璞猶獻其志方剛
而氣益健人謂可止歲月且老君獨勇行輿疾
就道歸路侵尋淹焉不保咫尺家鄉夢魂徒繞
嗚呼君有耄親柩方在殯君有弱兒媼媿未聘
半室蕭然瓶儲久罄君身不還君目未瞑余昔
宰虞君在門墻情聯夙好道義交長期君奮起
勲業未央胡爲一旦摧此棟梁茲余持憲復臨
舊邑聞君訃音我心悲鬱爰奠醴厄紼也當執
君靈未銷居然來吸

祭王約齋座師

嗚呼駑馬增價於一顧烈士委身於片言良以

知已之感自昔所敦而沉重以感恩乎管仲掩
衽於鮑叔之喪而徐穉負笈於黃瓊之原情之
所不容已也先生掄魁閩海登庸 帝闈甫馳
譽於司寇旋左遷於越藩歲在癸卯實典文柄
杲荷拔擢獲登龍門撤棘之日握手緒言見許
國士望以騰騫而偃蹇公車不欲再前棲遲林
澤逝將終焉先生慇懃勸駕千里緘鴻迨於壬
戌幸薦南宮彈冠志喜吾道庶東雖尺牘之間
遺不絕而絳帳之瞻望無從荏苒歲月治兵吳
中獲杖履之遠賁坐兩月之春風羈宦役役告
歸匆匆猶冀一游閩地少効愚衷而獻歲之手
書未啓兩楹之訃音繼同嗚呼哀哉先生有官
薄於邴生之百石先生有子多於荀氏之八龍
仲君投筆嶺表從戎昔從吏議實厪易簣之慮
今逢府主已收桑榆之功吾師目可以瞑矣惟
杲未盡在三之報遽成千秋之捐咏謝眺酬德
之賦絕伯牙流水之絃有意莫申有哀莫宣嗚
呼哀哉炙雞絮酒遙酌公神素車白馬深媿先

民曰惟後死者不負素心以推於先生之後人
諒英爽之洋洋听陳詞之諄諄

祭譚二華尚書

嗚呼天之生賢果有意於斯世耶抑無意於斯
世耶謂無意於斯世也而鴻彥俊傑應運蹕起
率樹勲烈而翊明庭謂有意於斯世也而麟祥
鳳祉踣于中蹶胡不竟其平生援是觀于我翁
終始之際不能無憾於冥冥方翁之廻翔郎署
也文揚藻麗夙著徽名尋守台郡晉副浙臬屬

倭擾海上職專視海舉旗奏捷胸中富百萬之
兵久之陟撫臺佐夏省總戎政中外敷歷壯猷
瓌畧時屹倚爲長城 帝心簡在司馬錫命沉
圖孰運廟算翼成凡征調之機宜夷情之向背
供餉之贏縮九邊四封之險要咸洞悉而藉調
停嘗得于戚將軍之頌服與諸名哲之周稱垂
紳正笏朝推宿望下賢羅彥士仰儀刑擬之者
以爲方叔之佐周室留侯之在漢京是翁之生
而庸也保 天子以福社稷胡造化奪之之速

廼遽返其精英嗚呼翁之心事日白天青翁之
器度嶽峙淵澄其歸然不朽者銘彝鼎而標信
史其炳然不化者升穹昊而爲列星杲謗劣無
似過辱垂情因緣受教曲借揄聲頃備兵吳境
巖區重負日虞愆繆而翁則從中力爲糾繩諸
所建白如易置將領興革利弊痛言之翁不以
爲激縷言之翁不以爲瑣次第樂於施行予之
逡巡職守未卽引去實恃翁之我矜若夫聞謗
則憂聞譽則喜維持獎掖爲予之所不得聞而
傳聞於薦紳者則不識何以致之而報稱莫能
私衷沒齒爲之服膺計來千里惻焉震驚靈輻
南邁顧瞻涕零朔風陳愮蓋以爲天下慟匪徒
申知己之鳴

祭舒繼峯司寇

惟公邦家著蔡善類儀刑高標岳峙冲抱淵澄
邁逢明盛蚤奮鴻名衡陽佐理茂著徽聲榮膺
簡命召赴神京余叨驥附郊寺居停契投蘭結
交定蓋傾諫垣甫入爭覩鳳鳴未幾奉使請告

辭榮山公藻鑑稔識忠誠都諫載起抗疏明
廷出爲叅岳毅然解纓今上龍飛起公督儲
余以備兵同駐勾吳握手道舊意氣洽孚一時
同事許可惟吾簿書稍暇泉石共娛繼晉臬使
深悵離羣各頽厥像若對晨昏余返初服公陟
要津司寇特簡嚮用方殷尊鱸起念亦遂乞身
丘壑林臯息機高臥東山繫望咸推銓部公獨
恬然絕意仕路余歸廿載歲通尺素雲山雖遙
開緘如覩今春之暮余值耄齡瑤篇馳賀藹然
至情公少十載兩鬢初星華誕在即行稱壽觥
蕪詞撰就冀祝岡陵胡天不憖溘爾夢楹余辱
公知生平無兩公懋聖脩兼邃玄養見本真如
頓超名象憐我朴衷夙承借獎形迹渾忘論議
鑒賞寤寐師資切勤馳嚮遽隔幽明舉家悲愴
嗚呼人生幻化石火電光勲名樹立奚論存亡
公躋八座翊贊明昌三立不朽青史流芳稀齡
康社大化徜徉有美哲胤京兆聲揚孫曾似續
慶澤彌長如公完粹沒世愈彰繫余從子叨宰

鄰壤屋烏推愛中心攸藏聞公仙逝震悼徬徨
千里報訃摧割余腸爲位以哭哀老勉將易賀
以吊私衷孔傷緘辭寄奠神溯靈傍公念疇昔
來格洋洋

祭楊本菴尚書

嗚呼伯章已矣已矣余與兄世誼交情不啻同
氣憶在髫年侍先襄毅壬戌偕登金陵原意三
人同心交相砥礪詎謂中途原意先逝兄每語
及潜然垂淚余旣謝歸兄躋崇貴出總漕儲入

司邦計摺紳著龜

聖明倚毘多方推轂挽我

同濟烟霞痼深久逃聲利兄謂握手無期豈忍
終棄余書報兄人各有志顧後思前亟宜勇退
屢疏懇辭 聖眷彌注掌憲署銓忠勤益勵使
者東來寄聲存慰愛及屋烏情靡不至凡我鄉
人咸荷鴻庇余抱沉痾兄聞驚悸遠道問遺歲
時不替首夏便鴻手書遠寄喜我壽康百齡可
冀循道時艱憂勞咸萃力諫見嗔乞身不遂年
已及稀義當盡瘁嗚呼詎期一疾偶嬰奄忽捐

背訃音忽傳摧裂五內柱石旣傾邦家奚藉余
之私情言曷能旣嗚呼伯章已矣已矣世態變
遷如同局戲寵渥崇階勲華奕世昭代名臣古
今罕儷明德未酬象賢曷繼天道無知造物或
忌欲罄苦衷執筆心碎路阻千山情隔九地絮
酒辨香命姪代致臨風緘詞北望雪涕

祭伯兄西華翁

嗚呼吾伯兄年踰稀壽完福考終誠可以無遺
憾矣弟追念疇昔觸目傷心寧能不肝摧而腸
裂耶惟吾考妣早歲艱嗣晚連得我兄弟自離
襁褓靡刻不與兄追隨也稍長就學弟惰兄勤
藉以督課先公攜宦母夫人棄捐京邸煢煢朝
夕抱泣扶櫬歸葬依棲墓廬相向悲辛惕勵茹
苦迨夫成室姜被猶同世情兄弟孰有如弟與
兄者哉已而相繼登科屢同偕計北路馳驅南
雍肄業又無日不與兄相追隨也庚戌之春先
公望耄弟侍兄行爰登甲第得差榮歸先公棄
養除服之後猶躊躕山中四五年勉弟脩舊緒

以畚載奮而弟則絕意進取矣兄起官夏省入
典春科校文寄弟謂桑榆可收強弟就試弟感
兄言出叨一第時兄移鎮荆西持憲嶺表翻然
卷懷自此睽違者十餘年然而書札頻仍未嘗
不以名行相砥礪世情兄弟孰有如弟與兄者
我幸而履歷有聲出處無媿旣並奮乎青雲復
同歸於白首金緋早謝林壑預營與三四昆季
冠蓋翱翔壺觴登眺鄉里侈談以爲盛事而兄
則病矣然而歲時之蒸嘗族黨之宴會同勤鄉
族之誼共脩敦睦之風兄固不緣病而稍廢也
弟雖虞兄飲食之漸減然猶幸精神之未衰謂
服餌靜攝猶可久延詎期奄忽歸化耶痛忍言
我痛忍言我兄純德懿行上擬古人弟難殫述
顧鄉邦失其典刑後生失其楷範弟欲質疑難
如往時侍笑言於暮景何可再得我追念疇昔
能不肝裂而心摧耶嗚呼百年有盡五福無虧
諸子嚮往未涯孫曾昌熾可待蓋棺事畢卜兆
允臧兄九原可以瞑目弟藉以無遺憾矣薄奠

吉哀惟靈鑒只

祭從弟立德

嗚呼後橋吾弟何竟止於斯耶我何忍復哭吾弟也我同祖兄弟五人弟之齒爲少兩歲之間相繼考終余哭伯兄痛猶未定今弟又舍我而去我將何以爲情也余與弟分雖諸從情均同胞自孩提追隨長而同學壯而宦游老而同居林下歲時之蒸嘗家庭之燕會園林之游息歡戚勞佚無日不與弟共之也乃今一旦捨我而

去將誰伴我暮年耶槩弟平生之所享其生也席家世之華腴其學也擅枕林之詞藻其仕也躋侍從之清班其處也共湖山之嘉勝固若以爲無足憾矣然余不能不爲弟歎者則以弟負敏睿之資而不能自致於青雲抱博大之才而不能効用於民社具閒雅之度而不能綏福於遐齡弟之隱衷誠有所未滿知不能快然於九京矣嗚呼天道虧盈世界缺陷命實爲之夫復何言弟有子承家孫枝繞膝先後終始之際蓋

亦可以自慰也第經年抱此奇疾朝夕皇皇於
問候二樞慘焉在堂諸孤烝烝以哀號凡休戚
相關者皆有所不忍見矧余日望弟之康復猶
冀弟以追陪今入弟室而陳編之委案返余園
而松竹之增悲其將何以自遣耶薄奠告哀詞
莫能寫惟弟有靈鑒之而已

祭朱在明光祿

嗚呼蓋余林居二十餘載海內交知落落晨星
獨於在明之計不自知其涕之無從乃承睫而
填膺豈非暱於夙好而益深於情耶曩余起家
靖邑縞紵結驪君家羣從世誼彌敦及在明薄
宦京邸也予亦迴翔郎署莫逆於心聚首燕市
裘馬聯翩軒軒霞舉不侵然諾節俠自許賓客
盈門結勒連軌迨余天雄出守君亦銜命東歸
迂道命駕獲我心期夙義意氣古人庶幾已而
提兵吳苑君亦稅駕世途益肆力於詞賦託聲
酒以自娛或操解艦或命巾車虎丘之麓婁江
之隅抵掌夙昔倡女和予五易星霜予謀解組

三才圖會卷之十五
洪帳金昌將予出祖君不昧其平生訂訪予於
甌土諒前期之不譽冀成言之無負嗣後信使
往來殆無虛歲跡睽心邇休戚相繫歲在丙戌
果踐舊盟握手相勞驚喜交并慨時序之速邁
感二毛之易零陽湖玉介命酒徵聲旣寘搜於
鴈蕩亦逃覽乎赤城所在必抒情於柔翰期無
媿於山靈予旣序其紀勝庶茲游之足徵又閱
十年予躋八表千里遣使飛書相及言病阡危
發函於邑仲冬之月遂以計聞山川遼夔寸悰

莫伸於乎在明生也有涯其知無涯槩君之享
亦靡有加取精則儉取名則奢文采類賈從事
任俠似魯朱家內交好客髣髴鄭莊文舉廓落
放達無媿幼輿孟嘉千載而下求君於馬馱沙
聲光不泯海月江霞豈比夸毘之子掠彼浮華
泡影電光朝菌薜花君死不死亦何足怗又何
足嗟矯首江天瓣香遣祭泉臺有知神來齋齋
祭誥封夫人戴氏

嗚呼猗歟夫人莊淑勤慎闡闕典刑允哉儀訓

夫人之系出自華宗厥配伊何師古陳公於鑠
陳公兩都建督懋伐鴻猷朱輪華轂夫人治內
肅肅嚴明瑟琴協奏冰蘖流聲曾幾何時將星
夜墮扶櫬東還歸骸甌土夫人懷歸爰偕二女
遂營舊第於茲老焉承及五世垂濟百年稱觴
曳綵濟濟曾玄咸曰人瑞儼若飛仙一夕臥痾
奄隨物化總帳淒風栢房長夜嗚呼孰不有年
孰不有榮疇居一品疇滿百齡矧復孫子奕葉
簪纓生餘祿養死遺令名來徃適順奚憾幽冥
果忝世誼重以姻婣爰率孫女薄奠告虔精爽
如在儼臨几筵

祭張南溟表兄

弟與兄家居同里閭俗比朱陳歷世殆二百年
之久而兩姓族屬並日見其振振蓋自先公仲
父與文忠公繼登科第而宗始大至勛名爵位
之赫奕以光韋杜之曲則實由文忠公之秉鈞
緣自來瓜葛之相續而先姑仍嗣祖母以締姻
弟與兄則以中表之懿親結垂髫之夙好撫今

三才圖會卷之五
追昔蓋將七十餘年而鴈行九人惟弟與兄之
踰耄信五福惟壽爲先而人生之深願而不易
得者誠以遐齡爲最要兄之齒長弟九齡視諸
昆旣獲以獨存而弟於伯仲中其數亦苟延而
彌邵念自昔年解組東歸同志骨肉親友以漸
摧戕祇兄一人與弟歲時促膝以相造松臺華
麓之城市園林杯酒詩篇之往來談笑彼此康
寧時承言貌惟兄比來以目疾不便于將迎而
雅誼高懷又時時想像於風月湖山之吟嘯此
在兄雖爲缺陷世界之一端而要之靜攝葆光
以養壽命之源者又豈尋常之所能料矧今令
子賢孫傳經克肖承事無違鄉枋稱孝卽兄之
無累無營以頤養其元真咸謂將百歲期頤之
可到胡一疾之甫臨遂忽焉訃音之來報然又
聞兄彌留之際語及於弟而爲是杳冥之說豈
兄愛弟之過情而望弟以久存耶是固未信其
有無而等之於夢幻亦益見脩短之有定數而
兄庶可以無憾而瞑目於九原也已

三才圖會卷之十五

玉介園存稿卷之十五



